

# 学业质量标准视野下的小说教学路径

## ——以《孔乙己》的解读与教学为例

詹文慧

佛山大学人文教育学院

**摘要：**《孔乙己》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小伙计”为视角叙述故事，具有强大艺术表达效果。过去一线教学中“三要素”的教学“三板斧”不能满足对现代小说的教学要求。在新课标核心素养背景下，再次强调了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文本的写作技巧，引导学生感受文本内容，建构对散文、诗歌、小说等不同文体的阅读图式。即教“一课”通“一类”。本文主要以《孔乙己》为例，通过关注小说的话语系统、叙述视角、事件的叙述时间，理解文本背后的丰富意蕴，有效掌握读“一篇”通“一类”的小说解读和阅读方法。

**关键词：**学业质量标准；小说解读；孔乙己；小说教学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4.07.187

### 引言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学业质量标准中有“能发现不同类型文本的结构方式和语言特点，感受作品内容，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能通过对阅读过程的梳理、反思，总结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阅读经验和方法”要求。一线课堂上，小说“三要素”的文体认知深入人心，情节、环境、人物形象是小说教学“万金油”。诚然，分析人物形象、体会环境描写、梳理故事情节有助于了解小说的文本内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适合这把“三板斧”，比如九年级下册的《孔乙己》这篇经典短篇小说，并不存在连贯的情节可以分析小说的开端经过高潮结局，作者采用了截断式的画面还原孔乙己等人的日常生活。“三要素”解读小说的方法显然不能满足核心素养背景下小说教学的真正需求。

此外，走向套路化的小说教学模式，也会使得小说文本丰富的意蕴被隐蔽其中。很多一线教师在讲授《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时候，都指向了作者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但是这并不是小说最终的核心思想。除了关注小说讲了什么，将注意力投向小说怎么讲更重要。这才是小说教学的最终指向。教师教了一篇篇小说，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这篇小说所呈现的阅读经验，没有掌握相应的阅读方法，那并不是有效的小说阅读教学。一线教师应该关注怎么解读小说，并思考如何在课堂上将符合学生学情的小说解读技巧进行传授。

因此，本文以《孔乙己》的解读为例，为一线教师的小说阅读教学提供一定的思考。

### 一、关注小说的话语系统

在邓彤看来，小说的本质特征就是叙述、虚构。读

小说，一定要从叙述、虚构的角度去读。<sup>[1]</sup>小说的解读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行解读：叙述的语言、叙述的视角、叙述的时间。

#### （一）分析语言本身的特征

汪曾祺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其中，抽象化的语言，一切风格化、个性化的语言都由它派生，它是小说世界中真正的建筑材料，小说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像这样的看似平白无华的语言，也就是白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带领学生在这些一望可知的文字背后，挖掘出学生一望不知的东西。这不是牵强附会，而是依托于文本，带领学生在文本中逡巡，从文字到内容，感知文本内容，又由内容到文字，思考文字背后的遣词造句，体现的是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特点。这也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语言文字运用与建构素养的要求之一，是教学的关键所在。

#### 1. 一字之差：“排”“摸”

在孔乙己的第一次出场里，他是“排出九文大钱”，到最后一次出场，他是“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同样是付钱的动作，但是作者所采用的字眼却不再统一，这其中所蕴含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它暗示了孔乙己从原先的可以“排”出九文大钱的看似阔气的处境，到后来已经捉襟见肘的落魄状态。人物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也随之发生了更迭，从一开始的还带些逞强的炫耀，到后来的狼狈的应对，昭示着孔乙己在长期的打压之中渐渐泯灭了原来自命清高的要强。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这些“一望而知”的字眼背后所蕴含的不同情感。

## 2. 反复再现的字眼：笑

在《孔乙己》中，“笑”这个字眼反复出现，贯穿了整篇文章。在该篇课文的助读系统插图中，是由丰子恺画作“老少咸集”的一幅图。画面中围成一个圈的众人都在开怀大笑，而愁容满面的男子瑟缩处在圆圈的中间。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引起注重，以“笑”为线索，可以看到孔乙己作为一个不幸的读书人，“在笑声中出场，在笑声中落幕”，这其中除了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凉薄，也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鲁迅曾说过：皇帝老子只有在开国（交好运）与亡国（倒霉）时才想起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不过是充当“帮闲”与“帮忙”的角色。<sup>[2]</sup>再结合当时鲁迅写作《呐喊》的动机，作为“较清醒的那几个人”，这也是他对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拷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反复出现的这条线索加以强调，内化这个阅读方法。

### （二）关注作者的艺术追求

鲁迅先生曾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这里的“不慌不忙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指的就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所采用的白描手法。所谓白描手法，没有描写，没有渲染，寥寥数笔描绘出作者所要书写的对象。与鲁迅的其他名短篇不同，《孔乙己》中他是在平实的叙述中，将孔乙己周围的人对他的凉薄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也隐含着作者对孔乙己的主观态度。

### （三）还原矛盾，感受隐含作者的情感态度

所谓还原矛盾，即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里的差异和矛盾。《孔乙己》中，在酒店里的看客们看来是偷窃的行为，在鲁迅笔下却是这样描述的：“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而这与后文酒店里看客们闲聊时所道到的“他总仍旧是偷”，显然是有矛盾的。在看客们看来，孔乙己的这种行为就是板上定钉的偷窃行为，而作者在行文的时候却给孔乙己加上了一句“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似乎有在给孔乙己辩护开脱之嫌。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穿透叙述者“我”冷漠的语调和“看客们”冷漠冷酷的嘲弄，感受到隐含作者对孔乙己的悲剧命运的同情态度。

### （四）想象留白，感受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

鲁迅曾在《二心集·看书琐记》中说：高尔基很佩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可见，鲁迅本人是追求白描式的对话的。在《孔乙己》中，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过渡句：“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对于孔乙己在场时候众人的“快活”，学生是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孔乙己的在场文段体悟品味出来的。但是对于他不在场时，“别人也便这么过”的状态，文章好像没有过多的直接描写。然而在人们发现孔乙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之后展开的一段对话里，其实可以感受众人所谓的“快活”。

在这段对话里，双方人物对话的语气神态描写等都被省略了，作者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活”呢？通过反复朗读，角色对读，学生眼前可以呈现一个画面：一个人在事不关己毫无不在意地传播自己听到的“八卦”，另一个则是兴致盎然地索听着，等知道“八卦”结局后，仿佛“不过如此”，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在酒店里的众人看来，蟾宫折桂的丁举人是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科举落第的孔乙己被打折腿是理所当然的。他人的苦难，等级的傲慢，在众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小说教学，偶有说教，便成败笔。不需要过分引入课外资料，美其名曰“知人论世”。当教师带领学生依傍文本行走，就可以体会到作者行文至此，鲁镇众人的精神的愚昧、麻木，人与人之间的凉薄，再一次跃然纸上。而作者写作《呐喊》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 二、关注作者叙述的视角

现代小说理论认为技巧形式是小说的本体，没有技巧就没有小说，强调技巧形式绝不是包装内容的一个外壳，不仅仅是表现主题的手段。每篇小说的形式、技巧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独具特色的形式、技巧就成为小说具体篇目教学的内容。

### （一）关注小说的写作视角

在《孔乙己》教材的课后习题中，有一个问题：“这篇小说以酒店小伙计的视角叙述故事，试着换个视角简单讲述这个故事，看看效果有什么不同。同学之间交流”。可见教材编者有意让学生思考作者的叙述模式。而这篇小说中的“看/被看”的叙述模式也是区别于该单元其他篇小说的文本特点之一。这也是鲁迅写作的特点，如钱理群所说，“鲁迅总是要在他的悲剧主人公的周围，设置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构成一种社会环境、氛围，或者说，把他的主人公置于社会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中，在于社会（群众）的关系中来展现他的悲剧性格与命运，从而形成“被看/看”的叙述模式。”小说是

虚构的艺术。小说中的“我”和真实写作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在《孔乙己》中，真实的作者在作品以外，不在作品里出现，不是作品里的角色，它安排了小伙计这个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在《孔乙己》中，第一层，小伙计与孔乙己、酒店老板、酒客们是“看”与“被看”的关系；第二层，小伙计、酒店老板、酒客们与孔乙己是“看”与“被看”的关系；第三层，作者与小伙计、酒店老板、酒客们还有孔乙己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读者，与作者、小伙计、看客们、酒店老板、孔乙己也构成了“看”与“被看”的模式。<sup>[3]</sup>

一开始读者和叙述者“小伙计”的视角是一样的，冷眼旁观着周围的人对孔乙己的调侃、嘲笑，到后来随着小伙计从“附和着笑几句”到“你这样的人，也配考我么”“努着嘴走了”的转变，读者可以看到十二三岁的小伙计渐渐被周围的人所同化，加入了对孔乙己这场精神虐杀中。而这个时候读者的心理也会和小伙计的心里产生错位，甚至可以生发出“恐亦己”的反思。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关注到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切换不同视角复述这个故事，体会小说阅读中解读叙述视角的重要性。

### （二）体会人物情感上的错位

在《孔乙己》中，孔乙己认为自己是穿着“长衫”的，他的“之乎者也”“君子固穷”等夹杂着古文句式的话语，他会写“茴”的四种写法，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残存的自尊和清高。而在酒店里的众人看来，穿着“长衫”却只能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是贫困的，满口“之乎者也”说着人家听不懂的话的孔乙己是迂腐的，卖弄会写“茴”的四种写法是不配可笑的。在小伙计的视角里，孔乙己和周边是格格不入的。他挤不去“长衫”的圈子，也融不进“短衣帮”的群体。他的苦难遭遇在酒店里的众人看来，是茶余饭后的“笑料”。他这被“书”困住的一生，却“快活”了众人的人生。

在孔乙己这个被当作“笑料”的人物上，读者会感到一种荒唐又无奈，对鲁镇当时的社会氛围有一种切身之感——凉薄。而当时的鲁镇也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借由小伙计这个视角，读者也会有一种类似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我也有吃过人肉”的自省。在面对身边的人的苦难时，是否也曾作为旁观者揶揄调侃过？如果作者从孔乙己本人的视角来书写这个故事，势必达不到这种效果，反而可能是《范进中举》

的另一个样本。《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第四学段的学生提出“识别文本隐含的情感、观点、立场”“引导学生基于阅读和生活实际，开展研讨等活动，表达要观点鲜明、证据充分、合乎逻辑”，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可以群文阅读，结合鲁迅的《示众》《狂人日记》中的片段进行阅读教学，引导学生思考“看客”背后的文化心理。

### 三、关注事件叙述的时间

小说是讲故事的，故事总是有时间的，取消了时间就意味着取消了小说。小说对于时间的安排别有匠心，但日常小说的教学中，几乎不考虑时间因素，仅仅是对倒叙、插叙、顺叙有点关注。如果教学中能够抓住这一点，对解读也会有帮助。一般小说叙述时间的方式有三种：等述、概述、扩述。等述，叙述的故事和实际的故事基本相等；概述，就是把很长的故事一句话概括掉；扩述，叙述的时间大于故事时间，就像慢镜头，把它拉长放慢。

在孔乙己被打断腿后，他最后一次用手移动着到了酒店，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买酒付钱”动作，但是作者却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这就是作者就采用了“扩述”。

借由这个“慢镜头”，读者渐渐发现了孔乙己彼时的狼狈与落魄。而众人在看到孔乙己用手“走”路的惨状后，还自顾自地保持着之前对孔乙己的调侃和嘲笑，习以为常。然而这调侃嘲笑里，又似乎没有特别的恶意。毕竟“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说的是铮铮的事实，而且众人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他进行任何言语的谴责，仿佛只是在跟他开一个亲切的玩笑。但对于孔乙己来说，这却也是残存的自尊在被蹂躏践踏的屈辱。那些看起来没有敌意没有恶意的话，成了刺向本来就备受摧残的孔乙己的利刃。学生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可能对“精神麻木”这个词语信口拈来，但对其真正所带来的精神戕害没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教师教学过程中要抓住作者在此处的写作匠心，引领学生去体会这些看似友好无主观的笑意背后，是众人精神的麻木冷漠的缩影。

### 参考文献

- [1] 钱理群. 从鲁迅的小说观看他的小说创作[J]. 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 2007, (11): 14-17.
- [2] 钱理群. 《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J]. 语文学习, 1994, (02): 15-18.
- [3] 孙绍振. 无人悲哀的死亡——读《孔乙己》[J]. 语文学习, 2007, (11): 53-57.